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五 主

[illegible]

空品第四之二

復次初行菩薩作如是言汝何堅持守護波羅提木叉及律儀戒應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讀誦大乘經典若身語意所集煩惱不善業報悉得清淨乃至如前所說是名初行菩薩第三根本罪復次初行菩薩作如是言善男子如能遠離聽受讀誦聲聞乘法亦不為他人說此聲聞乘法不能得大果報不能永斷煩惱應信大乘經典聽受讀誦為他人說此大乘經法能令懺除一切惡道罪報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如彼所言取是見者二俱得罪是名初行菩薩第四根本罪復次初行菩薩作二種語如其所見大乘經典為利養故廣大稱讚受持讀誦聽其義理為他人說便作是言我是修大乘者見他得利而懷嫉妬又陀所得或全或分便生譏謗輕毀凌蔑以嫉妬故自高其身便謂我得過人之法於大乘中有斷

妙樂是人由財利故得大重罪趣向
惡道隨陀勝處譬若有人欲入大海
修治船舫將至寶渚自壞其船喪失
身命此初行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
欲入大乘海中以嫉妬故而作妄語因
緣毀壞信船斷智慧命此初行愚童
諸小菩薩以嫉妬故得大重罪是名
第五根本罪復次善男子未來世中
當有在家出家初行菩薩於甚深空
義所屬經典三昧總持諸忍諸地大
莊嚴事善人沙門及菩薩行於此大
乘經典受持讀誦廣為人說然於是
法我自所證由悲愍故我為汝說應
當修習汝亦得證是甚深法如我知
見彼不實言但能讀誦此甚深法及
為稱說於此深法而實未證求利養
故妄說我得三世諸佛所證之法菩
薩聖人無有過上得大重罪即是欺
誑諸天世人於聲聞乘尚未能得何
況入解大乘勝行及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耶譬若有人居大曠野大果樹
下飢渴所逼求索飲食此大果實色
香美味皆悉具足棄已自趣毒藥樹

下人食毒藥果即時命終我說此人亦
復如是於難得中得獲人身依善知
識遇大乘法貪利養故虛衒已德卑
賤佗人如是行相得大重罪由重罪故
決趣惡道是人一切刹帝利婆羅門吠
舍首陀及諸智者之所擯弃皆勿親
近善男子是名菩薩第六根本罪復
次善男子未來世中刹帝利王有旃
陀羅國師等而實愚憎自謂明智起
諸憍慢具大財寶及大愛用種種布
施營修福業持布施故增益我慢向
刹利王分別沙門無量過失依王勢力
非理治罰責其課調時諸比丘爲彼
所逼或取佛塔物四方僧物現前僧
物而轉與之諸旃陀羅持以上王如是
二種俱獲重罪善男子是名初行菩
薩第七根本罪復次有刹帝利王與
旃陀羅沙門共立制限非法謂法
說非法捨諸契經毗奈耶學不依時
說及廣大說捨大悲眼般若波羅蜜
多學處方便善巧學處及餘契經
所說學處捨如是行相彼行法比丘
先所修習極生嬈亂以嬈亂故擯智

恵命即便弃捨奢摩佗毗鉢舍那勸
行佐事多有所得時彼比丘無以制伏
諸結煩惱又諸比丘或於彼時毀弃深
心戒見行等多起過失實非沙門自
謂沙門實非梵行自謂梵行說法聞
難如睪具音令王大臣恭敬供養向白
衣舍說是行法比丘無量過失令王
大臣為立制限取彼行法比丘所樂
受用資生之具如是二種俱獲重罪
所以者何禪定比丘是良福田滿福業
者之所依止是求三昧總持諸地
之器執持應器衛世光明開示正道於
業煩惱地令諸衆生往涅槃道善男
子是名初行菩薩第八根本罪
論曰如彼復引餘經云若諸菩薩聞
虛空藏菩薩名已無有疑惑欲觀見
者畏墮惡道懺彼重罪於虛空藏菩
薩稱念其名恭敬禮拜善男子如其
福力住其人前或見本身或現梵王
身乃至或現童男童女等身令初行
菩薩如從座起於所犯罪悉皆懺悔
及為演說甚深方便善巧大乘之行
乃至住不退地又經略云設不現前彼

初行菩薩西方東方阿閦拏天子住
立其前燒香勸請作如是言汝阿閦
拏天有大慈悲具大威德照閻浮提
悲愍覆護速自勸請虛空藏菩薩
起大悲愍言覺悟我命於夢中方便
顯示所犯罪録授我懺悔得聖大乘
智惠方便彼阿閦拏天出現閻浮提
時與虛空藏菩薩俱来以本色相即
於夢中住其人前懺彼重罪於如是
相謂大智方便知見方便善巧智方
便彼初行菩薩獲三摩地名不失菩
提心依此大乘得堅固住
論曰或有是經先說真言勸請儀軌等
事作如是說空寂深林適曾之處燒
沉水香多伽羅香堅黑諸香遍十方
界五輪禮敬合掌誦此真言曰
怛𩑶他引蘇没哩二合舍蘇没哩二合舍歌
引嚕尼葛左囉左囉尾左囉散左囉歌
引嚕尼葛乍嚕嚕乍囉尾誐馱引哩
摩引左弭勃嚕二合惹摩多歌引嚕尼
葛進多引摩摩尼布引囉葛歌引嚕尼
葛薩哩嚩二合娑引弥薩他引二合波野
阿引倪也引馱引哩引薩普二合顯經

薩普二合顯上同嚕底尼微葛顯上同涅哩二合
瑟致二合尼微葛顯上同布引囉野歌引嚕
尼葛布引囉囉滿觀摩摩引舍引薩
哩嚩二合鉢探左阿輪引葛誐底薩嚩
引二合賀引
說前儀軌一切病苦一切怖畏一切惱害
悉皆殄滅諸希求事亦悉成就
論曰若刹帝利若菩薩等云何罪咎及
勝方便或持戒者云何說罪云何過失
謂於持戒者無過失者多起打扑名
執自見由是展轉生怖滅諸罪咎若
於此大性罪拔去苦本畢竟不造於
菩提心戒是所堪任如實觀察相續
恩惟故方便善巧經說是根本罪六
善男子菩薩於別解脫戒學式义
摩那百千劫中唯食根果解脫一切
衆生忍受惡言若於聲聞辟支佛行
相應作意是名菩薩根本重罪善男
子得是根本罪者譬如聲聞於有餘
依涅盤而不堪任善男子此所說罪
於聲聞緣覺作意無有出離亦復如
是於佛地涅盤而不堪任
論曰此諸重罪由執我故持爲妙樂

是義云何攝論釋云破壞三寶物或
如芥子量謗正法二罪是牟尼所說
設破戒比丘由被袈裟形或不聽出
家攝考繫牢獄造作五無間又或執
邪見及破壞聚落此名根本罪是勝
尊所說但樂談空性實自無知覺設
住佛智中不修正覺道捨斯別解脫
希入大乘果又令諸學人不斷於貪
執樂向他人前稱揚自已德由光於
他人廣攝其利養或復邪妄說我得
甚深忍或責罰沙門故取三寶物由
如是取已復捨奢摩他或行法比丘
與所愛受用是名根本罪因墮大地
獄又虛空藏菩薩住立佛前宣懺夢
中捨菩提心偈云有諸來乞者慳悋
不施餘然生忿怒打撲諸眾生清淨一
心者亦不為恭敬隨他深欲心誹謗
於正法地藏經云佛告大梵若依我教
而出家者犯戒惡行內壞腐敗如穢
蝸螺實非沙門自謂沙門實非梵行
自稱梵行常為種種煩惱所勝敗壞
傾覆如是比丘雖破禁戒行諸惡行
尚為一切天龍人等開示福德行故此

善知識然非法器而剃除須髮被袈

[illegible]

裟衣於無量衆生種種善根為開導

因近生善趣顯示正道是故若依我

教而出家者持戒毀戒我尚不聽轉

輪聖王依俗正法鞭撻其身牢獄繫

閉節節支解斷其命根況餘非法如

是比丘然依我法毗奈耶中說名死屍

復說彼人如牛有黃如麝有香又云

若依我教而出家者是器非器不應

惱害即是毀犯三世諸佛得大過咎

焚滅善根墮無間獄彼經又云被袈

裟衣解脫幢相是諸如來之所建立

尒時復有無量百千聲聞及菩薩衆

聞佛所說皆懺往昔造業罪或言

世尊我於往昔如来聖言量中及佛

弟子是器非器多行忿恨呵罵毀辱

種種誹謗造業障罪墮三惡道受種

種苦難堪難忍以要言之世尊我於

如是業障今悉懺悔或言世尊我念

往昔於聲聞教及佛弟子是器非器

恐畏惡罵加諸杖捶復有說言於佛

弟子侵奪衣鉢斷其受用復有說言

於出家者逼令還俗非理役使復有說

言於佛弟子是罪非罪有罪無罪执
鑊牢獄是業障罪於多劫中墮諸惡
趣受種種苦難堪難忍乃至白言世
尊是業障罪今悉懺悔更不敢造
唯願世尊攝受憐愍濟拔我等廣大
罪報部類出家經亦作是說若人成
就四大舍法在所生處獲如是難謂
生盲愚啞或旃陀羅樂多毀謗無
諸妙樂常為奴僕或作女人扇搋半
擇迦等駝驢猪狗及生無蒐報何等為
四此大舍者為過去諸佛作增上力
令諸眾生發出離心出家心聖道心
為作障礙是名第一復次樂貪財賄
及貪子息不信業報謂言於眾富樂
自在男女妻妾有出家者為作留難
是名第二餘二種者誹謗正法及害
沙門婆羅門等
論曰十不善業道是雖有極苦報見
正法念處經說彼中殺生罪報今當
略說若地獄中復次有鳥名火頭行
火中不燒見地獄人極生歡喜先破
其頭次飲其血後復次有鳥名髑髏行
背用大熾然食腦髓復次有鳥名曰

食舌食罪人舌食已復生過前柔軟
如蓮華葉如是義者隨其所生復有
諸鳥或名拔齒名執咽喉名曰食毛
名曰食時名食生藏名食背骨名食
隱處名諸骨節間破已飲髓次復有鳥
名曰針孔嘴利如針唯飲其血復有諸
鳥名骨中住名曰拔爪名食筋脉名
曰拔髮唯食髮根如是阿鼻大地獄中
三千由旬名惡夜叉飛鳥住處若百千
歲食已復生受大苦惱彼經復說一切
苦網周遍圍繞復有地獄名隨險岸
疾趣彼處希望歸救周匝而行時十一火
聚獨無伴侶唯有宠報業繩所縛遍
常隨逐謂令趣入諸大地獄復次趣入
隨險岸處彼下足時燃然銷爛舉足
復生過前柔軟以柔軟故受極痛苦
如是惶怖頭目手足一切肢分悉皆銷
爛而說是處世所希有名隨險岸彼復
說隨處業風所飄高三千踰繕那量
後隨地已鵰鷲鵄鳥競分食之乃至
業風舉已墜墮經百千歲受如是苦
彼經復說次有隨處名曰旋輪有千
輻輪世所希有熾然猛利正使金剛

不能沮壞是輪於身速疾旋轉乃至
緣諸身分悉皆燒然舉足行處為釘
所剌如是趣入蠰酤叱山有蠰酤叱蟲
食彼罪人食已復生過前柔軟以柔
軟故受極痛苦生已復食食已復生
於是身肉過前希有由彼快意造殺
生者得如是果

論曰不與取報我今當說如是惡作
業行於地獄中有大資具如旋火輪
乾闥婆城鹿愛相似由癡惡業見有
珠寶衣服財物種類若干以癡業故
於熾焰中奔捉彼物自業所造琰魔
羅卒執利刀鉞詣鐵網中劈割燒然
一切肢分唯有骨在由無始來不捨
財利受斯苦報

論曰造欲邪行我今當說造斯罪者
於前苦處暫得脫已惡業旋增過
大火聚復墮他處名惡邪見由業
所造見有女人如先所覩彼既見已
無始時來貪火發生即便奔趣彼女
人者自業所造皆鐵所成為彼執已
嚙其唇吻食其身分乃至無有如芥
子許食已復生生已復食彼人如是

會火所燒受極痛苦難堪難忍如是欲
火所燒於彼女人不念苦惱彼女人者
皆鐵所成堅若金剛身火洞然執彼罪
人如推沙繭一切身分熾然散滅散已
復生過於前說略彼偈云女爲罪根本
能壞諸財利若人樂女色云何獲妙樂
乃至此世及他世女失第一失遠離女
色者身獲安隱樂
論曰妄語業今當說有大力琰魔羅卒
執彼罪人以刀劈口鈴出其舌以妄語
報惡業力故舌廣五百踰繕那量舌
相出時彼魔羅卒即共敷置熱鐵地
上自業所造百千鐵犁犁頭熾然並
所希有極大力牛周遍往來而耕其
舌涎血流溢耕已復入以要言之復
出其舌過前柔軟如天舌相吐聲號
哭受大苦惱經無量百千歲難堪難
忍彼地獄人舌暫入口極生惶怖是惡
相狀颰颰馳走墮猛火聚而或焦爛
於是苦惱希望歸救復有琰魔羅卒
手執刀棒世所希有魔斫罪人從頭
至足如微塵許
論曰兩舌報如妄語說舌出二百踰

緒那彼琰魔羅卒持熾焰刀斷取其
舌狐狼野干随處食之受極痛苦吐
聲號哭斷已復生過於前說
論曰惡口報今當說琰魔羅卒執彼
罪人以刀劈口斷取其舌由彼飢渴求
索飲食令自食舌及飲自血惡業力
故斷已復生跳轉于地吐聲號哭目
精旋動受極痛苦琰魔羅卒訶責
教誡由自所作誰復代汝說伽陀曰舌
汝類堅弓利言毒火箭若人惡口說
来斯見大報
論曰綺語報今當說琰魔羅卒以刀
劈口灌赤洋銅涌沸熾然先燒其舌
次燒咽喉次燒其心次燒其腸次燒熟
藏燒熟藏已從下而出琰魔羅卒說
伽陀曰前後非聯屬無義不相應
汝非聯屬說彼果来此受常不誦
佛經不樂真實語彼既非是舌何
異於肉臠
論曰慳貪報今當說彼地獄人自業
所造望見地邑滿中珍寶侘人守護
彼地獄人由無始来癡惡業故謂言
已有貪不善業樂行多作於地獄果

起顛倒見如是見已爲多人貪取手執
利刀世所希有疾趣彼物餘地獄人
亦執利刀造相戰掠乃至食噉身肉
俱盡無有如芥子許唯有骨在吐
聲號哭略彼偈云見他人富是思惟
悕我得是會生毒果而今來此處
論曰瞋恚果今當說以瞋業故師子
蛇虎住其人前生大怖畏處處馳走
不善業故何能得脫爲彼執已先食
其頭乃至兩腋蛇吐牙毒齧噉之
虎食其背火燒兩足毘羅卒遶刺
射之如是廣大
論曰邪見有無量果少略而說謂地
獄中雨鋒利鋼及金剛雹雨諸石等
斬截破壞復有十一火聚謂飢渴火
從口中出周帀焚燒
論曰此諸欲本是難應如是悔又如
經說有大地獄名曰大雍丸何業衆生
墮於彼處謂若實非沙門自稱沙門
或聞女人詞舞莊嚴具聲染心作意
略無省解由聞詞舞戲笑鼓漏失不
淨以要言之墮彼地獄雨熱鐵丸一切
肢分碎爲微塵復雨火湯如是燒煮

復次憶念往昔欲邪行者說有地獄

名鉢訥摩謂由憶念夢中欲事墮是
地獄火鑊煎煑琰魔羅卒持大鐵叉
而擣刺之如彼廣說復次然修梵行
回向願生天女衆中說墮地獄名大
鉢訥摩是處有岸名曰醎河汎涌燒
然如鎔金汁令身銷爛鬚毛如草肉
痒爲泥聚骨如石膓爲魚等於此地
獄經無量時復次邪欲謂二男子毀
壞正行有無量相如彼經說如是毀
正行者於彼醎河見妙童稚出沒其
中由昔惡業生極愛樂入彼河已即
爲憂苦之所纏逼復次邪欲說極惡
報謂於傍生起大性罪彼地獄中有
牛鹿等熱鐵所成極不善相於畜生
道欲心附近滿腹熾焰爲彼燒煑經
百千歲乃至廣說復次邪欲强逼淨
戒比丘尼等毀壞正行隨大地獄廣
如彼說復次邪行非道行欲自欲熾
盛侵暴侘屬或由近住或軌師教毀
壞正行墮大地獄無量極苦過於前
說七種合集經說如是婆羅門於一
類同梵行者云我知彼與是里舍二

根本合式彼里舍觀境界善未住
立無差愛著此論婆羅門說行合集
非離和合法來雜法先行而不清淨如
是里舍或無藏安左右樂出說此境
行而不清淨如是里舍愛樂本事有
莊嚴具謂舞等聲未兩舞開而起
樂著是名和合如是五欲樂中求他
觀察而生愛著回向梵行願生天處
是名合集非離和合法
論曰若思念如是趣欲境界是樂謂
欲經云佛言比丘應修此道斷彼欲
起極怖懼如彼毒蛇此二種道是極
險惡彼不善人之所親近亦如是道
為諸正士之所遠離汝勿如是思惟
分者欲世尊說此多苦多難及多罪
指識毀義佛言比丘又此欲者如
痛瘡復中含毒蛾如時利鉤為諸罪
本欲如夢幻是虛妄法是死是空是
無常是過失之因果於此樂者男至
如羅網圍如獄縛網如纏縛如被縛
普如燈羅網猶諸惑纏無欲如是又
然路苦樂求欲者當舉大行長夜
中持師子口不聞生平死虎口不

知限量乃至蝦蟇赳一百蚰口不知限
量又長夜中親近欲事如行賊道執
縛斷首不知限量強侵他屬攻伐聚
落殺害人民乃至籠繫執縛斷首不
知限量受極艱苦涌血漫流如四大
海其水尚少以要言之況此身者一切
多識毀筋骨纏聚皮肉果絡毛孔
諸蟲衆多所食如大癰瘡穢惡充滿
又此身者種種病惱謂眼病耳病乃
至痔漏瘡癬疥經復說又此身者是
苦是惱爲老所逼癰癖背僂無強無
力髮白面皺諸根過熟行苦須臾如是
衰舊速朽之法乃至於如是身臭惡
要獸不可親附以要言之佛言比丘云
何於欲有是貪愛纏綿閉絕耽著追
求若我滅後正法欲沒汝等於欲慎
勿親近當墮彼趣何待老死援我教
誨佛言止止比丘當斷欲心謂若非時
求欲未若依時求法又最上援所問
經云應知遠離彼欲邪行於自妻屬
而生喜足於他眷愛不樂觀視止息
是意唯一苦惱忍伏此欲相應作意
若起欲尋隨觀不淨親近欲者應知

於染意中得自在故常離繫縛勿起
貪著於無常身作不淨想如是念住
如我所作起正分別勿嗜於欲何況惡
露不堪表示彼經復說菩薩於已眷
屬當起三想何等為三謂暫同戲樂
不共他世唯同飲食然於業報不共
領納唯同快樂不共苦惱乃至此復
三種謂破戒想破定想破慧想復有
三種謂賊想冤想地獄卒想

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